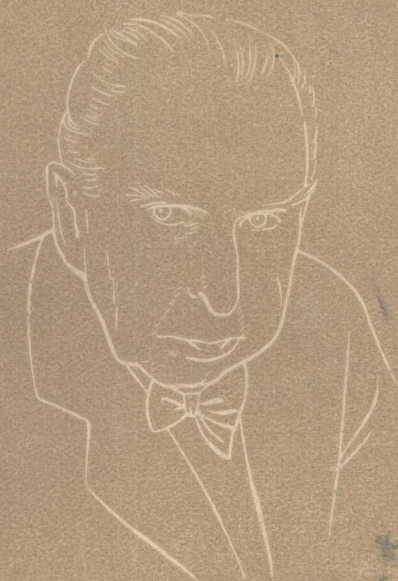




德莱塞选集

# 巨人

韋丛蕪译

新文艺出版社

# 巨人

欲望三部曲之二

[美] 德莱塞 著

韦丛蕪 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Theodore Dreiser

The Titan

本書根据The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1925 年版本譯出

巨 人

欲望三部曲之二

〔美〕德 萊 塞 著

韦 丛 蕪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81

开本850×1163 耗1/32 印張19 7/8 插頁7 字数432,000

1958年5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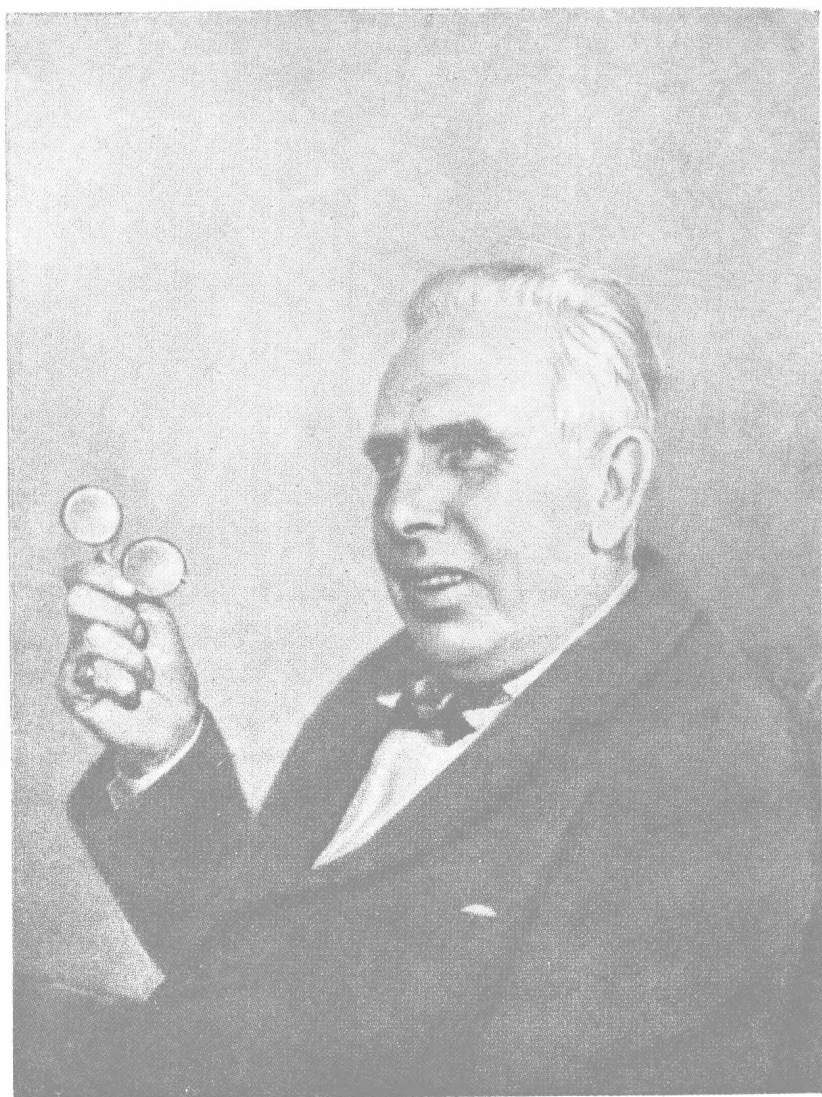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定价(6)2.00元

##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通过一个美国資本家法兰克·柯帕烏的生涯来暴露美国资产阶级的貪婪、殘忍、无耻和荒淫。它刻画出美国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斗争純粹是狗咬狗的把戏，而所謂“民主政治”与“司法独立”，也純粹是資本家玩弄的騙人勾当。美国劳动人民是一直呻吟在資本家的“鉄蹄”之下的。

巨人是美国最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德萊塞的欲望三部曲中之一部，其余两部是金融家和坚忍者，全是以刻画柯帕烏这个典型的美国資本家为主題的。



德 萊 塞

## 欲 望 三 部 曲

德萊塞现实主义手法的进一步发展与欲望三部曲是有关系的，其中特別鮮明地表现了作者——資本主义毒瘤的揭发者的天才。

欲望三部曲乃是由三部长篇小說——金融家、巨人、坚忍者——組成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史詩。德萊塞沒有完成坚忍者就与世长辞了。該書在出版时附有作者妻子的一篇后記。

在这些长篇小說中，作者指出了南北战争之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美国資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百万富翁法兰克·阿吉龙·柯帕烏的命运是作者注意的中心。三部曲的第一部金融家講述的是銀行職員的儿子成为資本家的經過。作者描繪了柯帕烏在費拉德尔斐亚进行的金融方面的罪恶勾当，并把事件引到了一八七三年。在巨人中，柯帕烏的活动范围是芝加哥，在那儿資本家柯帕烏逐漸地变成了巨大的壟断資本家，百万富翁。德萊塞描写了普通人民因壟断資本家柯帕烏的欺詐行为与金融寡头統治而引起的憤慨。坚忍者描写的是九十年代的事件，在这部小說中，柯帕烏作为美国資本向英国擴張的組織者出现在我們面前。因此，欲望三部曲就是以历史叙事詩的体裁写成的。

芝加哥的百万富翁查尔斯·泰逊·叶克斯是法兰克·阿吉龙·柯帕烏的原型。然而，要是把作者的意图归結为描写这位美国商人的生活，那就錯了。德萊塞在柯帕烏的形象中体现了

美国吸血鬼資本家們的主要的、典型的特征，这帮資本家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潤宁愿卑鄙地、不惜采取任何可耻手段地进行犯罪勾当。长篇史詩——欲望三部曲的标题本身就是具有揭发性的。德萊塞着重指出了資本主义世界法律的殘酷性，在那儿一切都服从于一小撮壟断資本家的欲望与嗜好。

金融家这部长篇小說，西奥多·德萊塞大約是从一九〇四到一九一一年写成的。这正是美国工人革命运动高漲的年代。德萊塞总是聚精会神地注視着工人反对資本家剝削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他跟美国工人运动的左翼活动家們的关系益发密切了。跟工人运动之間的联系的加强，使德萊塞对資本主义的批評更加有力了。

长篇小說金融家的目的在于反对那些企图在文学中創造臭名昭彰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无聊文人对生意人和投机商的崇拜。作者描述了資本家——罪犯和守財奴的形象之后，指出美国資本主义的某种“独特性”的虛伪論調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德萊塞在金融家中講述了十九世紀中叶資本在美国是怎样形成的，后来就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馬克·吐温恰当地称之为“鍍金时代”的南北战争之后的时代上，美国的第一批股份公司与托辣斯的基础就是在那时候奠定的。

作为一种历史作品，欲望三部曲的独特的体裁使金融家有了一系列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不可以作为作者头几部长篇小說的特征的。

在嘉丽妹妹和珍妮姑娘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社会背景的意义也有些改变了。在金融家中，社会背景不仅強調和显示了长篇小說主要角色柯帕烏的行为的社会意义，而且也使整个小說有了具体的历史意义。这就是柯帕烏的青年时代。他的商界

的活动开始于南北战争的前夕。作者正确地講述了美国資產階級对待黑奴解放战争的态度。北方的資產階級扫清了在美国发展資本主义的障碍，但根本没有解放黑奴的打算。南北战争前夕，柯帕烏把反对奴隶制度的宣傳只看作商业的威胁，使他感到心惊胆战的是廢奴主义者、反对奴隶制度的战士們的活动，这些人乃是美国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

北方的資本家，正象作者当作典型指出的柯帕烏一样，利用南北战争来进行卑劣的金融勾当，靠着美国人民的努力与艰辛来发财致富。柯帕烏不可能理解爱国主义：“讓別人去战斗吧，世界上有的是愿意出入枪林彈雨的穷鬼、白痴和笨蛋：他們只能受人指揮，被人派去送死，除此之外，一无他用。至于他呢，他認為自己的生命是神圣的，是整个属于家庭与事业利益的。”①在这部长篇小說中，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跟柯帕烏簡直完全相反，这个劳动者是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他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軍隊。

作者以插曲式的笔法創造了一系列类似爱国工人的人民形象，并且把这些正直的劳动者跟柯帕烏作了一番对比，这就把金融家作为人民大众的敌人和剝削者的面目揭露得更加透彻了。

在講述柯帕烏的事业的同时，作者描写了十九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美国資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在这一阶段，巨大的銀行資本逐漸形成，而到七十年代时，銀行資本就跟工业資本合而为一了。柯帕烏在南北战争时期使用卑鄙的鬼蜮伎俩发了大財，然后就竭力設法把自己的資本投入交通事业。他打算在費拉德尔斐亞掌握市內鉄路的股票控制額，以便使自己成为市內

---

① 俄譯本德萊塞全集第3卷，第73頁。



交通方面的壟斷者，並獲得最大的利潤。

由此可見，德萊塞的現實主義的主要特點乃是歷史主義。長篇小說金融家駁倒了美帝國主義的辯護者至今還在散布的、關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獨特性”的荒謬理論。眾所周知，美國的資本主義是借助於掠奪鄰近各國和向歐洲資本家借貸而發展起來的。只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才不再是歐洲的債戶。可是，儘管有鐵的事實，美國的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與文學家過去和現在都斷言，美國的資本主義好像只是凭着於發展國內資源而產生的，仿佛它發展得一帆風順，沒有碰到一次危機。這些理論被金融家的內容完全駁倒了。不論是個人的才幹，不論是美國國內市場那種臭名遠揚的“無限”的可能性，都沒有給柯帕烏帶來最初的資本。他是在富有的舅舅——一個古巴的種植場主亡故之後得到資本的。正是這些用奴隸的血汗掙來的錢才使得柯帕烏有可能開始自己的事業。一八七一年經濟危機時期，有關杰義·庫克銀行破產的描寫証明了資本輸入對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造成這一次破產的是“普法戰爭的艱難時期，這一戰爭束縛住了歐洲資本家的手脚，使歐洲商人們對美國公司毫不感覺興趣”。①這部長篇小說的歷史主義也表現在一八五七和一八七一年的經濟危機，以及它們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此外，還表現在美國經濟沒有危機就能得以發展的這種“理論”的破產。

作者在柯帕烏的形象中體現了資本家的特徵，創造了反面的文藝典型。“柯帕烏一出娘胎就是一個理智的利己主義者”②——德萊塞寫道。這位商人的基本座右銘——“我行我素”③——體現在主人公的行為中。柯帕烏的一切活動充滿了貪婪的意味。作者着重指出，他沒有出色的理智，“賺錢”是他的

拿手好戏。金錢是他日夜渴望的对象。

巴特勒、莫倫豪威尔、辛勃逊的形象充实了柯帕烏的形象。巴特勒操縱城市的公用事业，莫倫豪威尔是最大的煤商，辛勃逊是參議員和金融巨头。德萊塞在描写这伙人时，強調指出了他們与柯帕烏的相象之点。

按照作者精确描述，左右着費拉德尔斐亚命运的是巴特勒、莫倫豪威尔和辛勃逊这三头政治。这部小說揭穿了美国“民主”的无稽謠言，指出了这些“城市的奠基人”乃是市政府的独断独行的主宰。德萊塞写道：“政治是商人集团一手包办的。大小官职分配在这些或那些人物，这些或那些集团之間，以資奖励他們的辛勤。”④譬如，为了能絕對完成莫倫豪威尔的命令，乔治·斯坦納当选为費拉德尔斐亚的財政局长，他本人就是卖身求荣的化身。市庫归莫倫豪威尔管轄，他跟他的心腹随意使用市庫的金錢，象使用自家的錢一样。

这部长篇小說描繪了美国亿万財富积攢的手段。无度和无情地剝削人民、犯罪、欺騙、投机、賄賂——这些就是柯帕烏及其同类用来积攢資本的手段。書中有許多地方提到柯帕烏的訴訟案件并不是偶然的。柯帕烏利用了属于費拉德尔斐亚市政府的錢，以便遂行自己的不可告人的勾当。为了这种营私舞弊的勾当，他落到坐上被告席，而后又被打入牢獄的下場。现实主义作家德萊塞的技巧在这里表現得尤为明显。从这部小說的內容可

---

① 俄譯本德萊塞全集第3卷，第535頁。

② 同上書，第3卷，第147頁。

③ 同上書，第3卷，第149頁。

④ 同上書，第3卷，第103頁。

以看出，柯帕烏的被控與其說是偶然，倒不如說是理所當然的。柯帕烏之所以被控，只是因為他沒有巴結更大的資本家——本市真正的主人——巴特勒、莫倫豪威爾和辛勃遜，而這班人是力求擺脫危險的競爭對手，拿反對盜竊市庫做幌子，避免自己遭到揭露，以及在當時選舉市議會的活動中保證獲得勝利的。

在對柯帕烏的訴訟中巧妙地揭示了美國法院的階級本質。長篇小說金融家貫穿了一個思想，那就是巴特勒、辛勃遜和莫倫豪威爾也都應當跟柯帕烏一道坐在被告席上。他們全都是刑事犯，但他們並沒有遭到審判，因為在美國，法院的使命不是揭穿資本家，而是掩飾他們的罪行。

美國的資本家——他是使法院、出版物、市政府，以及資產階級國家的其他制度為自己服務的罪犯。長篇小說金融家使讀者得出的結論就是這樣的。

柯帕烏的形象不是一成不變的，他是逐漸發展的。柯帕烏的發展道路是資本主義掠奪者成長的典型。法蘭克自幼就被雙親灌輸了實利主義和生意人的觀點。這個美國商人的童年給描寫得很諷刺辛辣。他的雙親預定他會有飛黃騰達的一天。在談到這個十三歲的孩子時，舅舅以自豪的口吻對他母親說道：“納茜，仿佛你身邊有一位金融家在成長。他看問題，活象個真正的生意人哩。”<sup>①</sup>

法蘭克周圍的一切環境、雙親的言論，以及街頭的熱鬧情景使他養成了個人主義和貪得無厭的惡習。譬如：魚市上有人在一个給大家觀看的魚缸里放進一只龍蝦和一條墨魚。法蘭克一面跟一伙居民一起觀看龍蝦逐漸吃掉墨魚的情景，一面得出個

---

① 俄譯本德萊塞全集第3卷，第17頁。

結論：世界上“一切生物都是靠犧牲別人而得以生存的。”<sup>①</sup>毫無疑問，法蘭克是想屬於那班靠犧牲別人以自肥的人的。

由於這種“教育”的結果，十三歲的法蘭克在回答什麼使他感到興趣的問題時，總是說：“金錢。”<sup>②</sup>這位年幼的生意人要居民們訂閱青年雜誌，擔任推銷新式溜冰鞋的經理人，慫恿附近的孩子們在夏天未到之前按照批發價格合伙購買草帽。這位未來金融家的童年時代就是這樣度過的。

父母把法蘭克送入貿易公司充當一名辦事員。因為善於隨機應變和欺上瞞下，他很快地從辦事員一變而成為了費拉德爾斐亞的一個金融巨頭。隨著活動範圍的擴大，柯帕烏那種貪圖錢財的觀念形態變得益發厚顏無恥了。等到當上柯帕烏公司的頭腦之後，他認為實力是解決一切困難的途徑。在柯帕烏的形象中，實力的觀念形態遭到了譴責，但這種觀念形態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曾有人非常熱心地宣傳過，美帝國主義的那班辯護者直到如今也還在不停地宣傳。

小說里那些形象的組織與思想內容的分析，使我們有可能對德萊塞——金融家作者的創作方法做出結論來。被描寫的時代的實質在小說中得到了正確的反映，具有社會意義的原因說明了主人公們的行為。小說的歷史主義說明了典型化的現實主義原則。然而，這些原則並沒有得到始終不渝的運用。譬如，柯帕烏，這個反面的典型，是被強調得很妙的，但是在小說中也時常出現欣賞這個掠奪者那種實力、狡猾、機警的場面。類似的某種不合邏輯的地方首先說明德萊塞的世界觀是有其局限性的。

---

① 俄譯本德萊塞全集第3卷，第9頁。

② 同上書，第3卷，第17頁。

作者一面痛心疾首地憎恨帝国主义的美国，一面却不去想象跟资本主义现实展开斗争的途径。资本主义制度牢不可破的幻想在他身上根本还没有消除。作者心目中沒有革命的远景，以致他不能完全抵制资产阶级观念形态的影响。因为看不到克服个人主义的办法，他有时就为个人主义的錯誤所俘了。

德萊塞了解资本主义美国的一些否定的方面，可他又不了解跟它們展开斗争的途径。这两者之間的矛盾使得他的創作方法也产生了矛盾。

这些矛盾在柯帕烏的形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柯帕烏被描写得象个金融家——掠夺者的典型代表，象个资本主义种种罪恶的化身，但与此同时，他又跟平庸无能的资本家——巴特勒、莫倫豪威尔，以及其他諸如此类的人物不相往来。一方面譴責柯帕烏的个人主义，而另一面又欣賞他的个人主义，并客观主义地描写柯帕烏的个人实力。

这部小說企图解釋一下资本主义美国国内的令人发指的对照，和解釋一下象柯帕烏那种资本主义掠夺者的生活，但为此却运用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哲学与观念形态的武器。小說里常可以听到斯宾塞那套资产阶级的理論和反动生物学的余音。譬如，关于“黑鱸魚”——*Mycteroperca Bonaci*——的一篇就是如此，这是长篇小说的最末一章。

同时应当着重指出，虛伪的思想使小說产生了一定的不合邏輯的現象，但它們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照例並沒有歪曲生活的真实；它們通常出現在作者的插話中。

在談到德萊塞在金融家中創作方法的矛盾时，应当強調指出，就整个說来，这部小說乃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资本主义美国的出色的范例。

德萊塞的長篇小說與反動文學完全相反，無論在揭示題材的深度方面，或是在藝術的成就方面，它都占有着絕對的優勢。許多長篇小說辯護地贊揚美國商人，它們的語言矯揉造作，鋪張堆砌，而德萊塞不同，他採用的則是質樸的、沒有任何粉飾的文体。在把英國的文學語言和英國語言的特殊的美國特點在美利堅合眾國結合起來與發展的過程中，長篇小說金融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繼承馬克·吐溫的傳統的同時，德萊塞跟象法蘭克·諾里斯和杰克·倫敦這樣的作家一道用生動活潑的口語促進了文學語言的豐富多采。杰克·倫敦、西奧多·德萊塞和法蘭克·諾里斯都為報刊雜誌寫過文章，這是有特別意義的。為報刊雜誌撰稿這一件工作促使作家們擺脫了矯揉造作與凭空虛構的語言。

西奧多·德萊塞創作方法的特点是形象描繪的詳盡細緻。為了要刻劃柯帕烏或巴特勒的肖像而做出作者的插話時，作者敘述了有關他們的許多詳情細節，這些細節幾乎是非常確凿地証實了他對人物的評價。要是能把主人公們的語言寫得巧妙生動，那末，形象就可以做到十分嚴正。譬如，柯帕烏的語言枯燥無味，但很認真，象他的行動一樣，他的語言表達了金融家的謹慎小心。

喏，柯帕烏在跟愛玲談心時，向她傾吐了自己的愛情。當時發生了下面這麼一段對話：“他把她摟在懷裡。‘我愛你，愛你啊！’‘呵，呵！’愛玲激動得直打哆嗦，答道。‘我也愛你啊！因此我什麼也不害怕。’‘我在北十街租下了一幢房子，’當他們已經跨上馬時，他打破沉默，說道。‘房子還沒布置起來，但這件事用不着操心。有一個女人經常關心着我，她准保會注意這幢房子的。’”①接着，一看到愛玲興奮地承認了這個愛情，柯帕烏馬上就轉了話題，不談愛情，而談論起純粹的生意經來了。

小說的結構是符合于暴露美国資本主义的任务的。对柯帕烏的訴訟乃是小說的中心結構。故事在訴訟过程中达到了顶点，它在訴訟过程中也同样是到了結尾的阶段。美国的那种不正确的贊揚文学少不了蜜月旅行和宴会之类的东西，这种創作的风格很可以作为它的特点，但德萊塞沒有这样写，他詳尽地描写了法院訴訟的驟变，这桩訴訟案特別明显地說明了柯帕烏、巴特勒、莫倫豪威尔和辛勃逊的罪行，資本主义制度的罪行。

金融家在一九一二年問世之后，德萊塞发表了剧本棺材里的姑娘和論文集四十岁的旅行者。他在这些作品中強調地指出，他是同情劳动者和他們为爭取自己的权利而作的斗争的。关于这一点，他就曾經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七日向費拉德尔斐亚紀录报的記者說过：“一般說来，我同情貧困，不及同情战斗的人們。”② 德萊塞的同情表現得越来越清楚了——他跟那些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战士們站到了一起。資產階級观念形态的影响，尤其是斯宾塞的唯心主义哲学使作者不能够完全意識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所有这一切就使得作者的世界观与創作之間的矛盾益发尖銳起来。对美国資本主义基础的无情批評与德萊塞那种繼承一切的哲学观念，以及批評与他由这一批評中得出来的結論之間的对照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这个矛盾在欲望三部曲的第二部长篇小說巨人中表現得特別明显。

巨人証明着作者的现实主义更加提高了。这部长篇小說指出，美国資產階級现实中法律的性質是反人民的，要想用改良的办法来变更法律是不可能的。

---

① 俄譯本德萊塞全集第3卷，第159頁。

② 艾利亚斯著德萊塞傳第167頁。

在巨人中，柯帕烏活動的重心轉移了。柯帕烏如今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工業的投資方面，同時還繼續着經營他的金融業務。這樣一來，對帝國主義時代說來最為重要的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合一過程就展示出來了。

柯帕烏投資建築市內鐵路和芝加哥的高架鐵路，並且獲得了壟斷它們的權力。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柯帕烏是不擇手段的。柯帕烏的妻子愛玲在描述他那貪得無厭的本性時，說道：“難怪你成了億萬富翁。假使你活得夠長久，你會把全世界都吃掉的。”<sup>①</sup>

主要主人公的活動反映了當時美國現實生活方面的重大進展。根據他的活動的變更，小說的形象組織也有所改變了。小說中出現了壟斷組織的代理人、賣身求榮的新聞記者、律師——破壞法律的專家、市議員之流的形象，如今對這些人物發號令的已經不是“原始式的政治之巨頭”，而是法蘭克·阿吉龍·柯帕烏了。這一整組形象都在揭穿美帝國主義的營私舞弊和貪污賄賂，指出這些現象的規律性。形象組織的變更反映了壟斷組織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

開頭，柯帕烏是通過傀儡來攫取許多特許狀的。等到特許狀順利地到手時，他便成了該市有勢力的要人，金融寡頭政治的代表，實際上他已經是芝加哥的一個統治者了。攫取金融寡頭政治權力的情景乃是小說中最最重要的方面。在巨人中，柯帕烏擁有了大量的財產。其實，如今倒是財產擁有了柯帕烏，財產是他的實質，充實着他個人的空虛。

崇拜實力與忽視社會風尚習俗的現象在巨人中成為柯帕烏

---

① 俄譯本德萊塞全集第4卷，第538頁（又見本書第539頁）。



一切行为的更加明显表现出来的特征了。柯帕烏的特別显明的豪放性格表現在他的許多猎艳事件中。金融家里描写了柯帕烏的一段恋爱故事——跟爱玲的恋爱。在这件事情上，柯帕烏对爱玲的态度是規規矩矩、謹慎小心的。他产生了必須“仔細考虑和解决往后怎样跟爱玲一道过日子的念头；可是，柯帕烏是个坚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因此他在这个問題上保持了絕对的沉着。对他說来，这是个与他天天碰到的复杂的財務問題沒有多大区别的玩意儿罢了。”①

柯帕烏的猎艳事件在巨人中增多了。但这並沒有改变他对女人的态度。只不过現在他富了，他比飞黄騰达之初更加可以暢所欲言了。嘿，柯帕烏对一次照例的猎艳事件寻思道：“苏尔白夫人的丈夫——仿佛是个胡鬧的小丑，”柯帕烏繼續冷淡地揣度道。“也許他能把她誘惑得上鉤吧？但这样的女人会不会就范呢？她会不会提出結婚和离婚的条件？”② 这里談不上什么深厚的感情。柯帕烏对待苏尔白夫人的那种态度仿佛是在买卖当前的一宗股票。在跟女人的关系上面，他是以那些与在业务活动方面同样的原則为出发点的，他把这种关系看作是圓滑与实力的表现。支配他的不是高尚的感情，而是肉欲。所以，資本家柯帕烏在私人生活中是以丑恶的面貌出現的。当然，柯帕烏知道，“这个局面是蘊蓄着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卷起一陣风暴——一次駭人的狂风暴雨，起因往往是受騙的信任和社会造成的道德标准，而根据这些标准，女人就成了男人的财产。的确，柯帕烏是除开自己那一套法律以外，任什么法律也不肯認的人，

---

① 俄譯本德萊塞全集第3卷，第149頁。

② 同上，第4卷，第124頁。